

第九章 智计百出情爱间

公孙博不知何时掌了一根短杖，杖头发绿光，窑门砰地关起，杖头上绿光就更加惹眼。

公孙博沉声道：“各位跟住老丈，千万不要走错！”

众人知道他的厉害，那敢分神旁顾，都紧紧贴着前面的人走去。黑暗中只听花玉眉低柔的声音道：“我们刚才来过，好象没有什么埋伏布置！”公孙博也不答腔，引着众人落下一道梯级，转入底下的一层地室之内。他点上灯光，那根磷杖杖头的绿光登时隐没。众人举目看时，只见这座地下室十分宽大，当中有座石台，侧边有个水池，四壁安放着许多种古怪的刑具，暗淡灯光之下，浮动着一一种阴惨可怖的气氛。

银剑郎君方麟忽然怒声骂道：“公孙博你算哪一门子好汉，只会趁人家落伏被擒时以用具折辱，你可敢与我公平拚斗一场？”乱世闲人公孙博冷笑道：“无知小儿竟敢口出大言，须知就算你父亲方长桓见到老夫，也不敢如此放肆！”

方麟冷笑道：“这岂是用言语就能教人心服的，若要证明你的话，就放开我们比划……”

公孙博不再理他，游目顾视四壁刑具。耳中忽然听到方麟向花玉眉喁喁细语，大概是在安慰她。心中突然一动，道：“有了，你们两人若是摆脱了老夫的情锁心枷老夫就给你们一个公平拚斗武功的机会！”

众人都没有听过“情锁心枷”之名，不禁都瞪大眼睛，瞧瞧是什么东西。只见乱世闲人公孙博陆续点起壁上火炬，一会儿整座宽阔巨大的地下室明亮如昼。

他接着从囊中取出四条白线，伸手入网，片刻间已缚住这对青年男女双手双脚，然后揭开巨网，丢在一角。方麟和花玉眉站起身，却是一式双手倒剪，双足并拢地缚住。

众人都道这几条缚住他们的白线虽是幼细，却坚韧无比，具有伸缩性，不论他们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束缚。

公孙博把他们弄上那方平台，让他们对面站好，相距只有两三尺远。

然后对花玉眉道：“老夫的情锁心枷顾名思义，定非以暴力相加，内情自是不便说出，但有一点却须特别提出来……”

花玉眉柔媚一笑，道：“公孙先生请说！”她这刻已没有巨网笼罩，是以面部表情看得一清二楚。所有的男人见到她冶荡艳丽的笑容，无不心跳情摇。连公孙博亦复如是！

她的秋波一转，扫过所有的人面上，人人都觉得她单单对自己暗送款曲，心中又是一阵狂跳。

公孙博有点意乱情迷地向她打量个不停，地室中一片寂然。银剑郎君方麟忽然怒喝一声，震得众人耳鼓隐隐生疼，接着岔然道：“你们看什么！”

众人被他这一喝惊醒，都讪讪地移开眼光，花玉眉却暗暗皱眉，忖道：“我正施展媚功……”眼看他们即将入彀，却被方麟坏了大事，真是气人……”

乱世闲人公孙博定一定神，仰天笑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想不到后辈之中，也有如此能手。请问花姑娘，昔年名震宇内，独步武林的百花仙子沈素心与你是怎生称呼？”

银剑郎君方麟妒恨未消，听到“百花仙子沈素心”之名，也不觉得喔了

一
声。

花玉眉缓缓道：“她老人家就是先慈！”

公孙博双目一睁，道：“她……她去世了！”

花玉眉点点头，面上露出黯然之色。

银剑郎君方麟忽然道：“家父曾经提及过姑娘令堂的大名，言下之意，极表佩服，我却想知道令堂与家父所嘱戒慎之论有何干系？”

花玉眉嫣然一笑，道：“说出来你不要见怪才好，那是因为令尊曾经败于先慈眉花笔下，先慈为害令尊扰缠不息，是以说过下次若是见到青玉骢的话，便将夺走！”

方麟面上一阵失色，他虽一向心高气傲，这种辱及严父之言之平日决计忍受不住，但在花玉眉之前，却说不出一句气话。

公孙博道：“以老夫所知，百花仙子沈素心不但武功卓绝一代，并擅奇门遁甲，阵法埋伏以及医卜星相，天文地理等杂学，为人却极是正派，而媚功却是邪门绝学，她不但不会，更不肯传与女儿无疑。只昔年与百花仙子齐名的千娇魔女白桃花才擅长这门媚功，是以姑娘身世，颇滋疑窦！”

花玉眉甜甜笑道：“白阿姨数十年来随侍先母，我学到她一点心法，何足为奇！”

公孙博半信半疑，却不能不信。只因这千娇魔女白桃花虽然武功甚高，但诀计不会这等精深博大的阵法埋伏之学。花玉眉能够出入自如，可见得已获百花仙子沈素心真传无疑。

他想一想，傲然笑道：“令堂虽然博通杂学，但老夫一着沉船妙计，即使是她亲自到此，谅也逃不出落网之厄！”

花玉眉哼一声，道：“你老不妨问问方麟，当时我已指出搁在沙滩上的船虽是完好如新，但必有诡谋。但他不肯听信，果然船行十丈，便散为无数破片，若是他肯听从我的话，我们这刻早已远走高飞了！”

方麟垂头不语，泛现愧色。公孙博忖道，“这女孩子确实聪慧过人，不过我料她当时虽然疑惑沙上之船会有问题，但仍然勘不破老夫以虚为实的手法，所以不能坚持己见，不然的话，焉会落网？不过老夫何须与女孩子在嘴上争胜……”

因此他淡淡一笑，道：“现下说到正题之上，老夫本来不必给予你们公平拚斗机会。如果你们坚求的话，却有个条件……”

花玉眉道：“什么条件？”

公孙博道：“简单得很，你须得从始到终不说一句话！”

花玉眉忖想一下，心中已约略明白。当下横波望方麟一眼，暗想看 he 表面上不似怕死之人，便点点头。

公孙博取出一块白垩，先在花玉眉脚下划个径尺圆圈，道：“待会有十八响磬声，你在十八响磬声完毕以前或是方麟胜负已分明前跨出圈外，就算你赢，即可与他一同安然离渚，离开之前，并可与老夫公平拚斗一场！”这一番话只听得众人莫名其妙，暗想花玉眉即使不诸武功，但这么一个小小圆圈，只须轻轻一跳，便可出去，何难之有。

花玉眉却轻轻叹一口气，意似此圈不易跨出。公孙博随即将她手足白线解开，完全恢复了自由。

众人更惊讶，万胡子叫道：“他们诡诈得很，公孙先生小心他们暗算！”
花玉眉冷哂一声，似是讥嘲万胡子的无知，接着幽叹了一声，道：“看来我已经输了！”

公孙博面上没有一点表情，因此众人更猜测不透是什么一回事，何以花玉眉束缚已解，反而自料已经输了？

方麟讶异已极，道：“你受伤了吗？”

花玉眉举手指住心房，道：“不，但这儿已经被枷住了，这就是心枷啊！”

没有人听得懂她这句话，公孙博却一竖大姆指，道：“老夫一死之后，天下就得让你为尊！”言下之意，极是推崇钦佩。

花玉眉凄然一笑，道：“但我活得到那时候么？”她举手投足以及一颦一笑，都暗蕴一种绝大魔力，这句话只听得众人都万分同情怜悯，心旌摇摇，恨不得上去护卫她。

只是公孙博似是已有防备，神色如常，冷冷道：“望住我，有话要告诉你！”他这话向着方麟说的，方麟当即转眼凝望住他。

公孙博郑重道：“老夫亦将在脚下划个圆圈，这个圈子虽是比花玉眉的大上两倍，但只消轻轻一跳便可出圈。”

公孙博道：“你看花姑娘可不是气力犹在，她为何跨不出去？”

方麟道：“我正是为此大惑不解！”

公孙博道：“这就是何以你要用情锁而她却用心枷之故！你且听老夫道来：在你头上将是一方巨石，倒插十五柄利刀，压下来时，你全身皆是窟窿，非死不可！”

银剑郎君方麟忽然笑道：“先生这话只可吓吓别人，我方麟却不怕利刃穿身！”

乱世闲人公孙博道：“如此最好，其实以你一身功夫，头上那方刀石压下来，最多也不过重伤残废，要不了你的性命，这一来你对老夫而言，虽是输了，但却赢得花姑娘芳心，她必定十分敬重你的胆力真情，这头亲事大概十拿九稳可以结为夫妇，白头偕老！如若你在磬声十八响以前，跨出圈外，那就算你赢了老夫，老夫恭送你安然出渚，今日这场过节，一笔勾消！”

这一番话不但银剑郎君方麟一时之间没有听懂，连那五个身在局外的卢大刀等人也听得心下大是茫然。独独花玉眉轻轻叹息一声，似是一早就领略到这“情锁心枷”的神奇威力，心中惴危，所以忧焚地叹息出声。

公孙博不再开口，默默站在一旁，让方麟得以从容寻思。

花玉眉道：“这心枷好生厉害，我认输啦！”

万胡子愕然大声问道：“难道说你连这个小小的圈子也跨不出去？依我看却没有一点为难的地方！”

花玉眉摇摇头道：“假如你是个女人，处此形势之下，试问想不想知道对方究竟如何决定？是顾惜自己的性命呢？抑是危立不动，直到十八响磬声敲过？”

白衣罗刹钟秀低低惊叹一声，道：“别说是一个女孩家，连我这老太婆处此境地之时，也要自动认输……”

公孙博：“你们夫妇可要试试？”

卢大刀面上变色，摇手道：“不……不用啦……”

银剑郎君方麟此时也想通个中道理原来公孙博他认定在情锁中的男子一定以性命为重，所以如果至十八响磬声以前出圈，这男子便输了，如果坚忍

卓立，宁挨利刀刺身之危，这男子便赢了。此举自然是令人十分矛盾难决之事，本来为爱情纵然赴汤蹈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如此试验之下，这男子为了表示爱意，坚持到利刀刺体之后，那时这男子的爱情果是不容置疑，可是人死了或是重伤至一生残废，又有何用？

他在刹那间想了很多很多，但觉心中毫无主宰，既不能下决心等到磬声十八响之后，又不能断然及早跨出圈外……

公孙博道：“现在马上开始……”他指使徐尚武到墙边敲击玉磬，磬声一起，他就以迅快手法，把银剑郎君手脚上的白结解掉。

这时别说中人之方麟和花玉眉心湖中波澜排荡，连其余的五人都万分紧张，徐尚武那么老练的江湖，这刻击磬双手也紧张得微微发抖。磬声一下接一下，清越缓地回荡在这座宽大的地下空中，除了磬声之外，别无一点声息，众人连呼吸也将为屏息，双眼瞪得又圆又大。

花玉眉不敢瞧看方麟，美眸不住闪动，在室顶上游动，但她目光中十分空虚，只有无穷惶惑。她早已在心中自问过千百遍：“他将会作何以决定？我应该站着不动，等候方麟作出决定么？”

她明知自己若是此刻向他含情注视，不须使出“媚功”，他也会倍增勇气，承受一切。但她心头中事实上只有桓宇的影子，因此她不能向方麟作出含情之

态，既是如此，她应该毅然摆脱了“心枷”，跨出圈外，然而，她已无法迫使

自己不去知道这场结果……

磬声绵绵不绝，那徐尚武手下甚慢，可是终究迟延不了多久，这时已敲了十响之多。

方麟一直心乱如麻，简直无法思考，这时忽然惊讶起来，忖道：“十八响磬声已过了一半之数，我须得立下决断才行，好，不管是对是错，就这么办！”

他一立下决心，面色顿时恢复正常，目光也从花玉眉面上移开。

乱世闲人公孙博冷冷一晒，似是已测度出他的心中决定。

方麟举起一只脚，正要跨出圈外，耳中忽听一个声音低骂一声“该死”，倏地缩回脚步，游目一瞥，发觉竟是白衣罗刹钟秀骂的，心中不禁一阵惭愧，忖道：“我就算为她死了，便当如何？何必耻笑之事。”

这下急剧转就，使得他面色又大大波动变化，公孙博微微吃惊地凝视着这个英俊的年青剑客。

众人都见到举脚欲跨，忽又收回之势，个个禁不住喘一口气。

磬声接续而响，已经过了十五下，方麟兀立圈中，看来已决定坚持到底，以性命表示心中对她的爱情。

他自从收回右脚之后，目光一直投在花玉眉的面上，但直到玉磬敲过第十六下，她仍然没有望他一眼。

他内中极其渴切地盼望她望他一眼，渴切得几乎大声嘶叫出声，但她头仰望住屋顶，从不曾予他以一瞥。

在这种情形之下，她这种态度的确太过残忍冷酷了。玉磬敲过第十七响，剩下只是近后一击！

方麟陡然间明白了花玉眉并不爱他，甚至冷冰得连在生死之临头的一刹那，她仍不肯予以一丝慰藉，这个发现立刻变成滔天怨恨。

他更不迟疑，举步跨出圈外。徐尚武不觉呆住，第十八下竟敲不下去，花玉眉垂下目光，向方麟望了一眼，随即一交跌倒，摔出五六尺远。白衣罗刹钟秀连忙纵上平台，把她上半身抱起，捏人中拍穴道：只片刻间，花玉眉便悠悠醒转。

白衣罗刹钟秀柔声道：“你就当如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便是，象他这种人品，别说配不上你，就是我家的丫头也不会嫁给他。”

她站在女人立场，万分同情花玉眉的遭遇，因此话中毫不容情，狠狠挖苦方麟。

方麟这时已经后悔不迭，呆如木鸡，钟秀的话已传入他耳中，每个字都象是个大铁锤，又象是锋快无比的尖刀，戳刺他的心房。

他委实没有想到花玉眉竟会猝然昏倒，由此可见得她在这十八响磬声中支付了多少心血精力，更可知她非是对自己毫无情意！

乱世闲人公孙博这刻也不多说，拉一拉银剑郎君方麟，道：“走吧！”

方麟痴痴地点点头，随着公孙博跃下石台，走上石阶，蓦地回头遥望花玉眉一眼，只见她玉容憔悴，蜷伏在白衣罗刹钟秀怀中，那种伤心可怜之态，真是描写不尽。

他满心痛苦地一跺脚，急忙出去。地下室中的四个男人都默默然不语，过了一会，万胡子忽然破口大骂。但骂了五六句，忽然记起这等粗鄙污秽之言怎可被钟秀和花玉眉听见，赶忙住口。

钟秀安慰花玉眉一阵，便道：“你快点趁这机会溜走，你已经输了，便得听他摆布！”

日月钩罗举道：“只怕公孙先生早已守在外面！”

人口处传来公孙先生苍劲语声道：“不错，老夫算无遗策，她决跑不了。”

他随着语声入来，神情冷漠如常，似是刚才发生之事对他没有丝毫影响。

白衣罗刹钟秀低头看时，只见好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儿。这时神情暗淡，面容憔悴，说不出多么楚楚可怜。连她也觉得十分心软，当下道：“公孙先生想把她怎样？”

公孙博环视众人一眼，但见人人面上都露出义愤之色，便微哂道：“没有怎样？只要她替老夫送信罢了！”

钟秀道：“路程远么？”

花玉眉道：“以前可有人替你送过信？”

公孙博道：“有过几次！”

花玉眉道：“他们的结果如何？”公孙博道：“都死啦！”花玉眉道：“他们都不懂武功？”公孙博道：“他们不但炼有武功，而且比这些人只强不弱！”

他举手一指卢大刀等人，意思自然是拿他们作比。

花玉眉道：“我的武功还不比不上这几位，这回岂不是死定？”她的声音以及态度无不婉转荏弱得教人泛生深切的怜悯和同情，卢大刀等一干人露出义愤之色，连白衣罗刹钟秀也不例外。

公孙博冷冷道：“这个老夫就知道了！”他一点也不被花玉眉的神情软化，反而更加冷酷，对比之下，众人越发对花玉眉同情，对公孙博不满！

花玉眉低叹一声道：“去就去吧，那人是谁？送的是什么信？”

公孙博道：“对方这个女人，姓李名玲珑，就在这连环渚的西渚翡翠巢中，老夫的阵法罗网之学，天下无双，只有两人还配跟老夫谈论此道。这两

人都是女流，其一是令堂百花仙子沈素心，另一位是这个李玲珑。”

众人听了这话，都略略明白，可是推想下去，又大觉不解。

花玉眉道：“她一定要杀死为你送信之人？”

公孙博道：“只因替老夫送信之人，若能见到她又活着离开翡翠巢的话，她便须向我服输，并且下嫁与老夫！”

众人都听得目瞪口呆，花玉眉轻柔地道：“她可喜欢你？”

众人更加伸长耳朵去听。

公孙博道：“我们彼此都很喜欢？”

花玉眉叹道：“那就糟了！”钟秀诧异道，“为什么反而糟了？”花玉眉道：“凡是互相爱慕的人，对于对方总有许多奇特想法。往往一件在平常人看来十分微小之事，在这对恋人中却足以做成滔天狂澜无法结合！”

公孙博道：“花姑娘不愧是沈仙子后人，事情正是这样。本来我们相处甚洽，但她总疑心老夫怀有贰心，认为非在阵法罗网之学上胜过我，才能使我全心倾倒。不论我如何解说，她都不听，终于我们找到这个地方，起初立下规矩本来不是这样，但因第一次老夫故意让她遥遥厮守！”

花玉眉道：“我从前约略听先母说过此事，但也只知道你们不许任何人踏入连环渚上，违者被擒之后，便须前往另一渚送死，却不料其中还有如许原因！”

她话声一顿的接着又道：“李前辈改变规矩之后，你难道便一直无法赢她？”

公孙博道：“老夫实在赢不了她，送信之人进去容易，等见到了她，把信交上，要出来时，可就难之又难。她定下两个法任择，一个送信之人运足内功，任得她骈指点紫宫穴，如若不死，她就亲自送出渚外。另一法子就是她出马主持渚上所有机关埋伏，这等阵法罗网若是有人主持，随时变化，便老夫亲自前往，也不一定出得渚外，何况远比老夫不如之人，再说即使有老夫的学问功力，但她隐身阵法埋伏之中，出手暗算，也是非死不可！”

花玉眉原来忖想自己或可胜任，听到后面，才改变了想法，道：“既然一定会死，我决不替你送信。”

她微微嘟起嘴巴，使人见了觉得她又可爱又可怜，钟秀抱起她，道：“是啊，你别去！”公孙博道：“她已经输了，焉能不去？”

钟秀顶撞道：“她不去你便怎样？”话说出口，立觉不妥，试想一个男人对付一个女人，何愁没有办法？

花玉眉哀求地盼顾卢万徐罗等四人，他们不禁都义形于色，万胡子首先出声替她求情，其余三人也跟着说话。

公孙博冷道：“你们替她求什么情？如果都是好汉子，何不陪她去一趟。若是你们答应，老夫也许加以考虑……”

那四人面面相觑，钟秀却出人意外地首先答允，那四人便不迟疑，一个个拍胸脯答应了。

公孙博哂道：“都是一群傻瓜，她早就施展盖世无双的媚术你们尽管堕彀中都不觉。哼，她若是把老夫的催眠神通学了去，那时恐怕天下人更跳不出她的掌心。”

他虽是言之凿凿，无法奈听者藐藐。原来花玉眉施展的是媚术中上乘功夫，乃是从接晤言谈中渐渐参透，因此那四个男人都觉得自己并非为了美色所迷，只是激于义愤而已，钟秀更加认为公孙博之言荒诞不经，暗忖自己是

个女人，焉会中她媚术之理？说到花玉眉以往也会靠她肉体魅力施展媚术，但那只是在急迫情势之下，没有时间慢慢施展上乘秘法才使用的。

公孙博见他们还不醒悟，懒得多说，道：“走吧，老夫倒要瞧瞧你们怎生活着回来！”他当先出去，众人鱼贯跟着，穿过那一片黑黝黝的地方，出得窑外，只见阳光耀眼，花木飘香，众人都浮起逃出魔窑之感。

不久，他们已到达沙滩边。公孙博指着泊在岸边的几只破船，道：“本来你们五人可以从此离渚，回返故居，现在却得从这边陆路通往西渚，此生再无机会离开此地了！”

花玉眉和钟秀在最前头，紧跟着公孙博后面，这时忽然地停步，花玉眉坚决地道：“我不去送信！”

公孙博道：“你的媚功术可以对付别人，对付老夫却不行！”

花玉眉敛去哀愁可怜之容，冷声道：“我们为何要替你送信？”

公孙博道：“你潜入本渚窃取老夫的催眠神通秘籍，被老夫擒获，这本秘籍现下还在心上，你想赖也赖不掉，这件事姑且不论，但后来你又输在老夫的情锁心枷之下，你还有什么好说？”

花玉眉道：“假如当时我赢了，我便徐可带此秘籍和这几位一同安然出渚，可是这样？”公孙博听她问得蹊跷，心中虽然知道必有文章，但一时推测不出，只好点头道：“正是如此！”

花玉眉冷冷道：“这就好办了，请问我几时输了？”

众人皆愕然，心想他明明输了，却还要抵赖。公孙博反问道：“你几时不输？”花玉眉道：“我记得第十八响声根本没有响，再说我敢是第十七响过后，方麟跨出圈子之时，跌出圈外，即使第十八响仍然敲下，我还是在十八响以前出的圈子！”

公孙博长笑道：“好，好，老夫一时大意，却被你寻到破绽，你们请吧！”

众人都大为高兴，想不到事情如此轻松解决，正要向泊着的船走去。花玉眉道：“诸位且慢！”尚武接声道：“这沙滩有埋伏么？”万胡子道：“也许是那些船有问题。”

公孙博含怒瞪他们一眼。

花玉眉已道：“我正是要向诸位道谢辞别！”钟秀讶道：“什么，？你不走？”

花玉眉道：“是的，我要到西渚送信！”

这时不但卢大刀钟秀等人呆住，连乱世闲人公孙博也怔了一怔，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花玉眉淡淡一笑，道：“那西渚翡翠巢也算不上是天下最险的龙潭虎穴，我能从东渚白玉窑出来，料想翡翠巢也难不住我！”

公孙博气得哼一声，道：“老夫如若早下毒手，谁能生出此地？”

钟秀怕公孙博老羞成怒，又生波折，忙道：“公孙先生这话并非夸口，姑娘我们走吧！”

花玉眉道：“到西渚转一趟也化不了多少时间，那么一个弹丸之地，几曾放在我眼内！”

公孙博恚声道：“好，你不妨试上一试！”

花玉眉道：“公孙先生似乎不信我有此本领，我就走上一趟让你瞧瞧！快把信写好，不然李玲珑前辈见我不是送信，不怕输给你，也许不施展绝艺就放我出来，岂不是白走一趟！”

公孙博从手上褪下一白金戒指，道：“这就是老夫的信了！你好生拿着！”

花玉眉皱眉道：“你老最好写封信，叮嘱李前辈务必取我性命，这样我就不愁领教不着她的绝艺！”

众人听她口气如此奇大，步步紧逼公孙博，又是讶异，又是担忧！

公孙博眼中寒光闪射，杀机外露，用指甲在指环上划下两条印痕，花玉眉接在手中，道：“这是什么意思？”公孙博道：“老夫告诉她说，她这一回必定要输！”

花玉眉点头道：“对，这一来她如不肯输给你，只好绝艺全出，全力对付我了！”

她接着指着水边的船只道：“那些船可以乘坐么？且让他们先走！”公孙博道：“左面第二只可以乘坐！”

花玉眉道：“行啦，我想跟他们说几句话，请你回避片刻如何？”

公孙博气哼哼地走到连接东西二渚的大路上等候，这边厢花玉眉正含笑聆听众人劝她之言，她一直等到众人停口之后，才道：“诸位有所不知，我是为了赶去救方麟一命，才会自告奋勇！”

众人人为之一怔，钟秀首先啊一声，道：“花妹妹我服气你啦，方麟八成会到西渚去！”她现出钦佩的神色，又道：“他这样对你，你还肯自投虎口，涉险相救，真了不起！”

那四个男人还在讨论方麟是否已到了西渚去之事，花玉眉却默默凝思，抬眼见到钟秀钦佩之容，心中微感惭愧，忖道：“我岂是当真有这么大雅量好心，实在我必须借得方麟脚力！方始赶得及回到龙虎山庄，若是没有那匹青玉骢的话，最快也得走上半个月赶得回去。”

只听钟秀道：“我也陪花妹妹你走一趟！”声音甚是坚决，把个卢大刀骇了一跳，花玉眉说：“钟姊姊，盛情隆谊，小妹决不敢忘，但人去多了反倒有损无益！”万胡子拍拍胸膛，道：“人数较多总好照应，我胡子也算一份！”

这一来众人为了表示英雄气概以及对花玉眉的同情，个个都表示陪她去。

花玉眉连连道谢，接着道：“假如诸位当真要帮忙小妹，那就请诸位如此这般……”

她说了一套计划，众人都应承了，便乘船划走。花玉眉眼看那五人已经划出老远，渐渐隐入波光之中，这才转身走到公孙博身边，淡淡道：“我走啦！”

公孙博立即指示路径，如何避过种种阵法罗网，才能走到达翡翠巢。

花玉眉一听便懂，尽行记在心中，最后问道：“公孙先生想不想李前辈输了下嫁与你？”

公孙博呆了一下，道：“不瞒你说，早先老夫怒气之下，一心只要她送命西渚之上，但如今怒气略平，想法便大有出入！唉，我也不知道她活着出来的好还是死在渚上的好！”

花玉眉嫣然一笑，道：“李前辈这一次一定要嫁给你，你老等着瞧吧！”当下姗姗，向西渚走去，举止虽是从容袅娜，但速度惊人，一转眼已出去十多丈，公孙博忽然想起什么，待要叫她回来，抬头但见她已经穿入西渚那边的树林之内，只好默然伫立。

西渚这一边和东渚大小相同，处处都是秀丽奇景，鸟鸣枝上，落花满径，

而且不时见到一大片芊绵草地，草地上植满各种花卉及盆景，其中还有假山水池，曲槛回栏，说不尽园林雅致，满眼风光。

花玉眉依照公孙博的指点，避过许多隐伏危险，不久已走到西渚中心，只见一片数亩大的草地，当中一圈绿树刺天而起，那座翡翠巢就在这一圈古树上面。

她仔细查看这一片草地园林，只见风景之清幽雅静，允称第一，同时看来好几座缀在花卉丛中或是小溪之畔的红亭都可以移动，而且四周红紫黄白的花卉都是以盆栽为主。

她暗暗颌首，忖道：“这位李玲珑前辈一生钻研阵法罗网之学，成就比我妈还高，眼下这一片竹林之内，就设有三种不同阵法，七八种埋伏，其余我看不出的还不知有多少……”

当下步入园林之内，只见衣衫飘飘，穿行于万紫千红之中，真有“人与花争艳”之致。

她一来得有公孙博指点，二来自家也谙晓阵法之学，是以不须多久，便走到那一园绿树底下。只见三丈高处一间溪髹着翠绿色的木屋筑在丛树之间。

花玉眉叫道：“晚辈花玉眉奉公孙先生之命，持信趋谒翡翠巢主人！”她声音虽不高，但已运起内功，将声音传出去。

空中那间屋忽然开了一扇门，一个美妇人出现窗得，道：“你就是百花仙子沈素心的女儿？公孙博的指环呢？”

花玉眉取出指环握在掌心，耳听那美妇人叫她丢上去，当即一挥纤手，那枚指环劲疾如矢，激射上去。那美妇人伸手抄住，道：“好手法，好功力，但即使是你母亲来此，今日难以活着离开西渚！”

花玉眉道：“先母在世之日，也曾推崇过李前辈的绝学！但若是先母亲自来此，未必就出不去！”

李玲珑啊一声，道：“沈仙子已经仙逝了？唉，这世上又少了一个认识的人……”她黯然叹息一声，又道：“方才的话多有得罪令堂，请你不要见怪！”

花玉眉道：“李前辈言重了！”心中却忖道：“她一听知我妈去世，立刻就对她十分客气。可见得她也是性情中人，只不过孤僻遗世，许多行为未免不近人情。”

李玲珑拿着指环看了一阵，道：“你回去告诉公孙博，教他派别的人来！”花玉眉还未出声，她又接着道：“我可不是看沈仙子的面上，而是另有其故！”

花玉眉道：“我早已晓得，所以才会前来！不然的话，我已经赢了公孙先生，何须来此？”

李玲珑讶道：“你已知道我放你回去之故。”

花玉眉道：“李前辈可敢跟我赌上一赌？”

李玲珑缩回屋去，片刻间已经落在地上，走到花玉眉跟前，道：“怎样赌法？”只见她身量窈窕，虽然年过半百，依然有如三十左右的美妇，只是鬓发微见花白，想是劳心过多之致。花玉眉道：“我赢了的话，一切都听我。反过来我也全听你的！”

李玲珑眼珠一转，道：“这也公平！”

花玉眉暗暗大喜，却不敢露出一点头色，李玲珑沉吟一下，忽然晒道：“我不赌，若是换我是你，也猜得出方麟会到我这儿来！”她这话未免夸大

了一些，其实她还要推想了好一会猜得到是方麟的缘故，这还是事情已经发生，不然的话，凭空无故，换了她处在花玉眉的情况中，恐怕不易设想得到。

花玉眉好生失望，却不露形色。李玲珑道：“你既然不听我话，那就放了方麟也是一样！”花玉眉道：“他可曾伤？”李玲珑摇摇头，道：“只被我点住穴道就在那株树后面！”

她停歇了一下，接着又道：“你当知我的两个规矩，一是运足平生功力，抵挡我在你紫宫穴点上一指之厄！一是仗着你的武功智慧，闯出此渚！”

花玉眉毫不迟疑，道：“晚辈愿受一指之厄！”

李玲珑大出意外，从来无人敢当这“紫宫”重穴的一指，你有什么护身神功，竟能闭住此穴？”

花玉眉摇摇头：“我不但没有护身神功，根本也不打算运功抵挡！”

李玲珑心念一转，冷笑道：“我样说来，你是特地送上门送死了！但你可知道我不吃这一套，待会我指上决不容情！”

花玉眉道：“这话恕晚辈难以苟同，试问你纵使永世不败，但孤零零活着又有何意味？”

李玲珑眉笼杀机，冷冷道：“我高兴怎样活着，不干你的事！”

花玉眉道：“那么你杀死我就是了！”李玲珑已被被她激起满腔恨意，尤其是花玉眉长得有七八分宛肖百花仙子沈素心，更加添她下杀手的决心，当下举手骈指，暗运内劲，遥遥拽住花玉眉的胸口的“紫宫大穴”

花玉眉从容自若，接着道：“我虽是死在你手下，但我只有同情之心，决不恨你！”

李玲珑指势欲出之际，闻言一顿道：“为什么？”

花玉眉淡淡道：“因为我也具有你的这种心情，在我而言，生不如死，所以不但不恨你，反而只有同情之心！”

她深深吸口气，怅然望着天空，道：“你爱公孙先生，却不能嫁给他，原因全在先母身上。因为你自觉容貌不如先母，武功学问也大是不如，深恐不能占有公孙先生的全心全意，是以宁可不要嫁……”

李玲珑听了这些话，面色变得十分剧烈，这时忍不住怒叫道：“你敢当面如此羞辱前辈，罪该万死！”

花玉眉没有作声，李玲珑气了一阵，稍稍平息，冷冷道：“就是这几句话么？”

花玉眉道：“这是事实，你不敢面对真理，还说我羞怒前辈，教我怎生说下去。”

李玲珑心想她下面还有别的话，实在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只好道：“算我说错了，你说下去吧！”花玉眉无喜无悲，淡然道：“你心中这个病根若不除，自然还是不要嫁给公孙先生的好，以你这种才貌绝世，满身骄傲的人，当是不能忍受些微委屈！”

这几句话听得李玲珑又是信服，又是快慰。

花玉眉停了一下，又道：“我也有你同样的遭遇，我的心中有个已经亡故的恋人的影子，我不但不能将他驱出我心中，甚至连他的姓名身世和活着时一切都不晓得，这教我如何忍受得了？我既是生而无欢，死变何惧？”李玲珑讶道：“以你的容貌才智，堪称当世第一，竟还有违逆你的男人么？花玉眉轻嗟道：“如果他不是胆敢拂逆我的心，我怎会爱他？”李玲珑不觉叫道：“对啊，他以前若不是胆敢赢我十二场，我也不会爱上他！”

花玉眉见她指势仍然未曾松懈，危机犹自莫测，手心微微沁出冷汗，但面上旧仍然保持着冷淡，默默等待事态变化。

在这生死俄顷之际，她心中忽然幻现出桓宇的面容，想起他如此漠视自己的天生丽质，胸中不禁涌起无量痛苦，心情激动之下，竟是当真愿意死在李玲珑手下！

她内心中的痛苦之情完全表露在脸上，李玲珑看了不得不信，心中顿生同情之念，缓缓垂下右手，道：“我如不杀你，便须向他认输，委身下嫁。而我仍然不知沈仙子在公孙博心中份量如何？”

花玉眉从痛苦中回醒，道：“当他听到先母业已去世的消息时，毫无震悼之意。”李玲珑知道她举出事实，证明公孙博真心所在，当下点点头，花玉眉又接着道：“我与先母有七分相肖，但他对我步步紧迫，毫不放松。”李玲珑又点点头，花玉眉接下去道：“他本不想让我送信，说是怕你见到我时，记我先母，忽动故人情，将我放了！便要将我就地处决，是我拿言语激他，说他分明怕我真有本事脱困，所以藉词自违定规。他一气之下，才让我来，并且在信物上刻上暗号，教你提防！似此种种，都是有心取我性命！”

李玲珑忖道：“对啊，他若是对沈素心有情，怎会对她如此恶毒……”突然之间，抑压了多年的情意在心中波翻浪涌，无限柔情地向东渚遥望一眼，道：“你带了方麟走吧，我收拾一点东西之后，也将离开此地！”

花玉眉敛衽道谢一声，纵到树后，只见方麟背树而站，满面羞愧之色，花玉眉查明他被禁穴道，当即在相应的穴道上拍击推拿，片刻间方麟恢复自由，正要说话，花玉眉低声道：“快跟我走，迟必有变！”方麟可就不敢多言，随她穿过那片园林，这时，李玲珑已不知去向，料是回到翡翠巢中收拾衣物。

两人一先一后迅快穿行花木树丛，这条路乃是来时之路，花玉眉驾轻就熟、走得极快，一路上也没有碰上什么险阻。

大约走了数里，耳中忽然听到一阵叫声随风传来，他们停步侧耳聆听，那叫声又再度升起，这次已接近了许多，却是李玲珑的声音，只听她道：“花玉眉……等一等……我有话跟你说……”花玉眉冷笑一声，自语道：“那个有功夫跟你说话？”当下又向前急奔，方麟默默跟着，只见她左曲右折，明明只有三四丈的路，却须转上七八个弯，心中大是焦急，却又不敢开口。

花玉眉边走边道：“还有一点点路……”语声未歇，后面八九丈远处传来李玲珑的口音道：“虽是一点点，但可比天涯海角！”

花玉眉也不回头，依然左转右弯地向前疾奔，口中应道：“那也不见得！”方麟紧紧跟在她后面，望着她窈窕动人的背影，暗衬今日纵然出得此渚，也没有面目和她长聚，心中灰冷如死，当下掣出银剑，准备以一死护卫佳人。

李玲珑的声音忽然从左侧树木中透出来，道：“你们离渚边沙滩只有数丈之遥，凭你们的武功，只须两个起落，但我看这一辈子也休想跃得到！”

花玉眉忽然停步，抬头望望天色，又低头看看掌心，李玲珑说道：“你暗观罗盘也不济事！”花玉眉一言不发，低头沉思。其实两眼瞪得大大，仔细地向上扫射瞧看。

方麟朗声道：“李前辈何不现身，让晚辈领教你一身绝艺？”李玲珑的声音应道：“迟早会教你开眼界的，我须得先行擒住花玉眉！”她每次说话，声音传出之处都不相同。

花玉眉忽然抬头微笑，眼中流露出自信之光，道：“李前辈何故自食前

言！”李玲珑道：“你的话虽有道理，但有一大疑窦！”花玉眉道：“久闻前辈心窍玲珑，聪明无比，若有疑窦，当时岂能瞒得过你？分明是藉词留难。”

李玲珑道：“姑娘的聪明才智不下于沈仙子，你以种种言词，使我情绪激动，此便是一大疑窦，我只要你随我去见公孙博，若是证明所说的话，字字不差，我就恭送姑娘出渚，如若不敢去，那就不问可了。”

花玉眉道：“前辈只好自己去问，晚辈有急事在身，恕难遵命！”当下举步就走，这一回却是毕直向前走去，不再转弯，但双袖却绕身飘拂，一望而知严密护住全身，方麟见状料必有故，便也缓缓挽剑而舞，一面紧紧跟住，李玲珑道：“你何必白费气力运功护身？”这句话寥寥数字，却已换了三四方位。

花玉眉道：“晚辈怕你见毕生心血所聚的阵法经过变化之后，仍然拦阻不住我们，盛怒之下，禁不住出手暗算！”

李玲珑怒声道：“你岂能破得我这伏遁甲大阵，若是再行硬闯，死伤之时，休得怪我！”

花玉眉缓步行去，面前明明有几株古树挡住去路，但她仍不拐弯，一直向那几株并拢阻道的树上撞去，足尖踢到树身之时；眼睛一花，原来只不过是树影，那几株古树却在侧面七八步外，接着前面是个浅水泥沼，她面色毫不变动，缓缓举脚踏泥沼中。后面的方麟几乎大叫出声，但花玉眉已踏在水里走去，他一脚踏落去，原来只是一处沙洼。

这时方麟才猛然醒悟其中奥妙，心中一片清澈，转目四瞥，只见李玲珑仍就在花玉眉身侧数尺之远，举掌作势欲发。他更不怠慢，大喝一声，挺剑迅速，眼前一花，剑势落空，李玲珑已失去踪影，心中顿时大感茫然，耳中忽听花玉眉娇柔的声音道：“宁神驭剑，勿为外物所移！”这两句本是剑家秘旨要诀，方麟练剑多年，自是熟谙此旨，立时束敛住心猿意马，神志顿时清醒。

如此又走了两丈许，两人眼前突然一亮，但见夕阳西斜，彩霞满天，已经处身在渚边沙滩之上。回头一望，李玲珑就站在后侧丈许之处，满面骇异迷惘之容。看来她心神震荡过剧，已忘了追上来以武功出于相拚。

花玉眉带领着方麟踏入沙滩，向湖边奔去。湖边并无船只，但花玉眉却似是成竹在胸，一直奔到湖岸边缘，仰天清啸一声。

啸声从湖面远远传去，片刻间一艘小船从左边数十丈外的芦苇中出现，迅快划来。船上只有两人，一人操桨，一人把舵，原来是日月钩罗举和皓首神棍徐尚武。

小船划到离岸两丈左右，花玉眉和方麟一跃登舟，随即向湖外划去。

徐尚武道：“恭喜姑娘脱困而出，并且神算无虚，果然把方兄救出！”方麟不觉面上一赤，日月钩罗举接口道：“姑娘何故要我们多备一艘小船？又准备好替换衣物，凡此种种，无非都是作落水的打算！”

花玉眉笑而不答，小舟划出四五丈之后，忽然一阵劲烈的破空声传入耳中，徐、罗、方三人都迅速向声音来路望去，只见一方直径超过两尺的圆石从西渚那边破空飞来，势道迅狠快疾，直向小舟坠击，又快又准。

舟上四人都是武林高手，这时都用不着打招呼，一同分头向水中跃去，方自落在水中，便听一声震耳巨响，湖波剧烈摇荡，四人浮上水面一看，那只小艘已经作片片碎。

花玉眉清啸一声，另一艘船又从芦苇中摇出来，这艘破旧木船正是东渚

公孙先生之物，看起来绝难禁受大石一击。

船上共有三人，一是万胡子，另外两个是卢大刀夫妇。他们全力划行，不一刻便到达四人落水之处，将他们一一救起。徐尚武道：“快走，快走！”万胡子道：“若然又有大石砸到，再也没有第三艘船可用啦！”钟秀笑道：“大家一齐淹死，倒也省事！”她虽是说着笑话，其实面有惧色，分明心中也极是紧张。

花玉眉道：“李玲珑昔年就因发明这种石炮出过一阵风头，可以连发三石，百发百中，假使她再发石炮，此船必毁无疑……”她一面说，一面披上一件长袍，遮住身体。

卢大刀忙道：“咱们快点划船，远远离开。”

花玉眉道：“不行，如果我们一露出慌急之态，她第二炮立即就会发出，必须从从容容，她认出此船乃是公孙博之物，又见人数不少，推想我们必定尚有接应，所以船行迟迟，目的就在引她发炮。这一来她偏偏不肯施放，可就坠入我的算计之中！”

众人听了虽然觉得有理，但李玲珑是否会真的中计，还不晓得，当下心中无不惴惴，表面上极力装出若无其事之态，缓缓划船，不久已划出十余丈。花玉眉计算一下，道：“不妨事了，李玲珑的石炮已经发射不到！”大家才透口气，钟秀道：“花妹妹你的智计果是高人一等，我们都无不佩服，但我却有一点疑惑非问清楚不可！”花玉眉道：“钟姐姐请说！”

钟秀道：“你事先能料敌如神，教我们偷偷上岸预先留下一条黑色长线，以便循线出阵，又教我们多找一只小舟。既是如此，何不索性多找三四条小船？却要冒此大险？”

这正是大家都想询问的话，因此无不静静聆听。花玉眉道：“李玲珑一向不服先母之能，今日我如果不略施计策，教她跌足后悔的话，岂能慰先母亡灵于地下？”

众人听了这个理由，心中都泛起啼笑皆非之感，不过事实俱在，她的确冒险成功，因此又万分佩服。

渡湖靠岸之后，花玉眉便向方麟借马，方麟连忙应允，匆匆赶去，一会便牵马回来，花玉眉询问众人行踪，听知他们都没有事情，便道：“目下在龙虎山庄生的事端，想必各位都有个耳闻。这事不但关系到整个武林气运，最重要的是那铁血大帝骨子里是替鞑鞑效力，企图占据中原江湖之后，造成我朝内忧外患之势。诸位如果不忍见锦绣河山，沦于异族，便请拔刀相助，将敌人势力驱出中原！”

众人都流露出同仇敌忾之色，抢先答应，只有银剑郎君方麟没有做声。众人都大讶惊感，心中暗暗鄙视，懒得理他。

花玉眉也没有向他说什么，径自道：“眼下龙虎庄中虽然风波迭起，但重点其实已移到宣城铸剑楼。原因是司徒峰大侠故交好友天马行空霍陵忽然在铸剑楼中出现，而那铸剑楼百剑主人叶重山本来和司徒峰大侠不和，与霍陵也素不来往……”

众人听到此处，不觉都大感迷惑。花玉眉一望而知当下解释道：“司徒峰大侠已在军中病歿，在临危之前曾将他平生武功尽行抄录成册，并有遗书一封，遣使者派送龙虎山庄。但这个使者迄今不知去向，而消息传出之后，敌人方面及武林各大门派都派出高手尽力查访这个使者下落，现在天马行空霍陵忽然出现在铸剑楼中，大家都推测与此使者有关，所以纷纷派出高手前

赴宣城，明查暗访，这一来冲突难免……

卢大刀道：“此事牵涉甚广，未知姑娘有何打算？”

花玉眉道：“我想请各位先赴宣城查明形势，然后再定对策，此行目的有二，一是抢在鞑鞑的高手铁血大帝之前找到那位使者，得以将司徒峰大侠遗物交到龙虎庄三老手中。二是尽力使五大门派团结一致，合力先对付外敌。”

徐尚武颌首道：“好极了，那铁血大帝近年来已成为武林一支异军，麾下网罗了不少邪派高手。我们这次在庐兄府上集会，便是因这魔王势力日大，渐渐侵害我们身上，是以共谋对策！”

万胡子道：“我们刚刚会齐，就发生方兄夺马之事，我们还道是那魔王派人所为呢！”

花玉眉和他们谈妥连络暗号及一些细节之后，转回向方麟道“方兄神驹如何奉还法，还请示知？”方麟淡淡道：“你先用着，日后在下自会登门拜访！”花玉眉早就知道他心中转些什么念头，也不多说，一跃上马，向众人道别后，纵辔急驰而去。

这匹青玉骢脚力果是举世无敌，两日之后，花玉眉便回到龙虎山庄，其时已是昏暮之际，她没入庄，一径西驰，驰出数里，已处身在荒郊之中。她跳落地上，把青玉骢牵入一片林内系好，然后穿出林外，直向不远处的一间茅屋奔去。

茅屋中透出暗淡光线，一望而知有人居住。她奔到茅屋前面数丈之处，忽然一阵阴风掠过，面前陡然出现一条人影，夜色中但见此人从头至脚尽是黑色，面上没有五官。

在这等黑夜中骤然出现这等怪物，任是胆子再大之人，也不由得心惊胆战。花玉眉惊呼一声，退开数步。

那道黑色人影狞视住她，黑暗中只见他精芒闪闪的一对眼睛中射出冰冷光芒。

花玉眉举手按住胸膛，花容失色，骇得说不出话。要知这道人影出现之前毫无声响，悄然而来，直是鬼魅一般。花玉眉虽是一肚智计，满身武功，却总是个女孩子，碰上鬼魅之物焉有不惊之理。这刻当真骇得机变全失，浑身无力，简直无法举步。

那道人影缓缓向她迫近，双手举起，作出攫拿她喉咙的势式。花玉眉这时但愿自己已经死掉，便不须见到这般可怕景象。但她自然死不了，甚至连眼光也无法从那可怖的鬼魅身上移开！

对方双手已快要触及花玉眉粉颈，一阵腥气送入花玉眉鼻中，使她万分难受。

茅舍突然门声一响，传来人声，道：“谁呀？”却是个老嫗口音。花玉眉几乎要昏倒地上，原来人声一起，面前的黑色魅影便忽然消失，生象变为一阵阴风飘散于空间。

门声“咿呀”一响，已经关住，那老嫗想是无人回答，是以返身入屋。花玉眉顿时又感到自己孤单地活在世上，满心皆是恐怖之影。阴风倏又掠体而过，她打个寒噤，不过这已是她意料之中的事，因此反而没有刚才那么恐惧。

那道黑色魅影又出现她眼光之内，不过这一闪没有站在她面前，而是站在茅舍门前两丈之处，花玉眉望住那道人形黑影，娇躯微微战抖。蓦地一声

嘶哑刺耳的啸声起处，衝破黑夜岑寂。茅屋内紧接着便传出呻吟之声。这阵可怖的啸声忽高忽低，却是从那黑色人形魅影那儿发出。花玉眉这刻本应更加恐怖才对，然而她却突然身子一震，宛如在噩梦中挣醒。

她运足眼力低头在地上瞧看，随即用脚尖拨了七八块石头散放在前面。不久，啸声忽歇，茅屋中仍然传来继续的呻吟声，仍是那个老妪口音，似乎这阵啸声使她万分痛苦。那道黑色魅影倏然间已落在花玉眉身前数尺石头散布之处，来势之快，骇人听闻。

花玉眉趁他双脚沾地之际，立刻举步侧绕冲过。那道黑色魅影在数尺之内连转七八个圈子，才突然冲出数丈，蓦地迅疾如电般折回来向花玉眉背影追去。他来去神速无伦，眼看已追上花玉眉，却无端煞住去势，厉啸一声，似是被阻发怒，他停住之处，正是他早先站立之地，花玉眉则已冲到茅屋门口数丈之处，倏然转身，柔声道：“桓宇兄，你连我也不认识了么？”这时屋内一道黄光射出来，照在那道黑影之上，登时看得清楚，却是个全身黑衣，头面罩着黑布之人，虽是看不见面貌，但身形却看得出正是桓宇。他两道眼神如电般掠过花玉眉面上，随即移开，向茅屋中望去。屋门业已打开，那个老妪站在门口，手中提着一盏孔明灯，射出一道黄色光柱，罩射住桓宇。

老妪道：“花小姐回来啦！这一次全凭小姐摆设下的奇门大阵，老身才幸免毒圣噬体之厄！”她话声有气无力似是元气耗损极巨。

花玉眉道：“唉，他居然不认识我了，他可是每晚都到此地来的么？”那老妪道：“正是，他每一次来，都以啸声迫老身出去，老身每抵挡这啸声一次，就减弱不少功力。起先的几晚穿的是白衣，这两夜改为黑衣，不知是何缘故？”

桓宇站在光柱之内，动也不动。花玉眉道：“这孔明灯已用过几次？”老妪道：“今晚第一次使用，以往我都强行支撑过去！唉，这种神光照影克制手法用过之后，下一回就要减去效力不少，老身若非到紧急关头，岂敢使用？”

花玉眉探手入囊，取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一面道：“原来你自知已禁不住他发啸声，所以先行下手，克制住他。现下我再查看一下，你暂时不要撤灯！”当下就着散开来的光线，阅看小册。翻阅了七八页，便停手抬头，凝眸思索。老妪问道：“可曾找到法子？”声音甚是急迫。

花玉眉道：“这本小册子乃是乱世闲人公孙博平生学问积聚，其中有一章名为返魂篇有二十余种法门，除了开头的四五种过于显浅，不能应用之外，其余都可以采用。但只能用以对付平常之人，他现下已是毒中之圣，浑身皆毒，碰上一下便受不住，这却如何是好？”

老妪听了这话，提灯的手微微颤抖，显示出她心中的无穷恐惧。花玉眉再想一下，撕下小册子后面的空白附页，卷搓成条。道：“我先用他特制的返魂香试上一试！”说时已取出火折。

老妪颤声道：“这种神光照影之法，不能持久，大概灵效将失……”花玉眉哦一声，赶紧奔入屋内，出来时拿着一个线圈，一手捏住一支枯干长竹，迅快奔到桓宇身边。

只见她将线团后端系在枯竹尖端数寸之处，然后插在桓宇面前，纤手一抖，那支枯竹断下一截。这时系着细线的一截枯竹已插在地上，约是大半尺长。花玉眉再将枯竹插在桓宇左边两尺之处，纤手抖处，枯竹又断出一截，这一截也是只有大半尺长，稳稳插在地上。花玉眉动作甚是迅快，弯腰将细

线绕在这一截枯竹之上，接着又插一截在他身旁，把线绕上。如此这般施为，眨眼间桓

宇前后左右已插上四十九支大半尺长的枯竹，错落散布，每一截枯竹之上都绕布细线，生似一张蛛网，把他困在当中。

她布置完事之后，道：“不妨事，他如想循出我这地网阵，须得等到天亮之时！”

老姬听了立时宽心大放，手也不颤抖了，道：“小姐学究天人，胸藏万机，老身大是佩服。”她把孔明灯吊在门上，对准桓宇罩射。

花玉眉道：“这不过是雕虫小技，昔年先慈传授此阵时，说是游戏之技，并无大用。因为此阵必须待对方站定不动，还须是在黑夜之中才有灵效，曙色一临，阵法自破。”

她再取出以白纸搓而成的返魂香，点着火折，走入地网阵中。还未点着返魂香时，桓宇忽然低吼一声，转头四顾，接着举步移动身体，一忽儿就踏入网中。转来转去，又回到当中原来的空位。

那老姬大声叹道：“此阵真是玄机莫测，只是这么几十根枯竹和细线，就困住天下第一高手。”

花玉眉没有回答，似是因为身在阵内，怕被对方听到声音。她一直等到桓宇站定身形，犹疑四顾之际，才燃着返魂香，运气一吹，几丝白烟直扑桓宇面上。桓宇蓦然深深吸一口气，接着连打几个喷嚏，双目大张。花玉眉又吹出一口真气，将白烟送到他鼻端，便赶紧捏熄纸卷上的火头，郑重地揣回怀中。

桓宇又打个喷嚏，眼光中露出茫然之色。花玉眉柔声道：“桓兄，你可听得我的声音？”桓宇唔了一声，已不似以前那般毫无反应。花玉眉道：“你何不把头上黑布掀掉？”话一出口，蓦地记起公孙博小册子上注得清清楚楚，凡是施术之时，必须用坚决自信的声音，语句要肯定明白，如同命令。连忙又道：“把面上黑布扯掉！”桓宇缓缓举手，捏住黑布边缘，迟疑不决。花玉眉又说了一次，声调十分坚定。桓宇这才把黑布扯掉。但那块黑布扯掉之后，又有一块白布。花玉眉怔了一下，旋即恍然大悟，忖道：“那勾魂怪客崔灵果是此道高手，这第二层白布一定另有禁制，我如果继续命他扯掉，一定失败。”

要知她聪明绝顶，凡事算无遗策，换了别人，断断不会发觉其中破绽。她不慌不忙取出那本小册子，就着灯光阅看，看了一阵，见到禁忌条中有一条写着禁制之法有正有反，破解时不可不察。语句不拘，但正反之意不能抵触，独者前功尽失！”

她默默在心中反复思索这一条禁制含意，过了一会，豁然贯通。当下收摄心神，集中意思道：“桓兄何不把白布除下！”她连说两次，细察桓宇并无震动之感，心中大慰。

桓宇果真举手把头上白布扯掉，露出真面目，但见他头发散乱，面上污垢，似是连日来都不曾洗沐。而且神采收敛，容色阴沉。

花玉眉心中泛起无限怜惜之感，几乎不能集中心神意志。过了片刻，才抑制住情绪的波动，深深吸一口气，大喝道：“桓宇醒来，桓兄醒来！”

桓宇象木头似地呆立不动，眼皮垂下，鼻中发出轻微的鼾声。

花玉眉大感惶惑，凝神注视他的动静，过了一会，又取出小册子查阅，但整本翻遍，仍然找不出一点头绪。